





廣弘明集卷之十二

唐釋道宣撰

决對傅奕廢佛僧事

并表

釋明粲

僧明粲言粲聞三皇統天五帝御寓道含弘而遠大德普覆而平均敷善教以訓民布慈心而育物逮乎中古其道弗虧故漢武欽明見善而弗及顯宗睿哲體道而弗居遂能紆屈尊儀甘泉禮金人之瑞翹想夢寐德陽降銅像之徵於是秦景西遊越流沙而訪道摩騰東入跨葱嶺而傳真遂得化漸漢朝寺興白馬之號道流晉世刹建青龍之名其間盛寫尊儀競

唐子前集卷之十二  
崇寺塔騰慧雲於落仞涌法水於窮源驅有識於福  
林登蒼生於善地開闡佛法昭化愚蒙故得永平季  
年嘉瑞臻集慶雲流潤湛露凝甘澤馬騰驤神雀翔  
集朱英吐合穎之秀紫葩生連理之枝可謂不世之  
奇徵非常之嘉瑞者也於是西域入侍南越歸仁偃  
革休兵銷金罷刃豈不由感聖降靈奉戒行善精誠  
昭著貫達幽明者哉故書云天生神物以祚聖人無  
德斯隱有道則見著之惇史可得而詳惟我大唐膺  
期啓運握機御曆誕命建家初起義則道叶百靈始  
登圖則威加萬國故世克化及授首於東都建德武

周櫬身於北朔荆吳剋定秦隴廓清方應駕七寶而  
飛行導千輪而輕舉巍巍弗與蕩蕩誰名功旣成焉  
事亦畢矣加以畱心佛法眷言匡護故莊嚴總持再  
興九級沙門釋子更度千人像化彌盛於前朝寺塔  
更興於聖世方頂戴三寶弘護四依合掌低頭忘帝  
王之貴歛心屈膝盡至敬之誠槩自慶遭逢屬此嘉  
運方願息心淨刹畢志玄門慄厲六時以酬聖世之  
德翹勤五體用報罔極之恩而奕忽肆狂言上聞朝  
聽輕辭蔑聖利口誗賢出語醜於臬音發聲毒於鴆  
響專欲破滅佛法毀廢衆僧割斷衣糧減省寺塔其

故何也奕曾爲道士惡妬居懷故毀聖劣凡讚愚勝  
智以下誇上用短加長違理悖情一至於此但讒言  
害德偏聽傷賢故宋受子罕之言囚於墨翟魯信季  
孫之說逐於尼丘二子之賢弗能自免八條之誦或  
累於人然後主上欽明弗容讒慝縱其三至寧致一  
疑但浮雲在天白日有時虧照遊翳拂日陽精爲之  
不明而傳奕浮辭迷於視聽情理眩惑言語混淆弗  
可專聽豈應偏信請共決對存毀分甘槩忝在緇徒  
預參法侶忽聞誹誦寧不深傷縱迴刃剗心未以爲  
痛抽刀斲髓詎以爲殘誦讟之深傷酷甚此經云亡

身護法沒命弘道此其時也方抽腸瀝膽報邪逆之  
仇讎申表獻誠雪師父之誦辱冒昧忤聽追用驚惶  
謹言

謹奏決破傳奕誦佛毀僧事八條列之如左

第一決破僧尼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兵強農勸事槩  
聞至理絕言本出毀譽之外玄宗離說寔超語默之  
端然物情不悟寄言深淺世道多惑假示精麤故有  
內外道殊邪正說異凡聖位別大小教分若以同會  
一乘豈執之以誦佛終趣極果不封之以謬真譬于  
川之赴滄溟萬流之歸巨海內外明證豈虛言哉故

法華言於諸過去佛現在或滅度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又涅槃經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究竟皆當成得佛道又道家法輪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又靈寶洞玄真一經云衆真高仙已得佛道又靈寶太上秘要經云各於現在同得佛道故知不二妙門終須齊入唯一極果要必同登苟執異端自貽迷墜近代學者率意庸愚偷竊真言安置僞典故五道輪轉託作仙經三千威儀假稱道戒詣佛受法改作天尊勤行作佛轉爲金闕本行迴爲本相佛言題

作道言橫託佛法之威儀倣習衆僧之法式或持真當僞詎識是非翻正入邪豈知顛倒事同癡賊竊狐裘而反披有類愚夫盜珠瓔而倒著如斯條類數亦衆多略舉二三不可覩縷但傳奕曾爲道士身服黃衣不遵李老無爲之風專行張陵兵吏之法或身爲米賊聚斂無端名稱鬼卒呪咀寧忌湯沐梳櫛與俗旣同耽荒愛慾將世何別加以內懷嫉意外肆狂言誹謗紛紜罵詈重疊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今依事條次第決破願垂聖鑒少詳覽焉奕言衆僧剃髮染衣不謁帝王違離父母非忠孝者今之道士戴幘冠巾

應拜時君在家侍養爲忠孝不今旣不然豈獨偏責夫論忠者事君以盡命狗義以忘身孝者奉親竭誠存沒以資濟故道安直諫以輔秦佛圖忠言以匡趙目連捧鉢而飼母釋迦擔棺而葬親寧國濟家豈非忠孝也不如道士張魯亂於漢朝孫恩反於晉國陳瑞習道而夷族公旗學仙而滅門亂國破家豈有忠孝也又言衆僧仇疋內通衣形外隔天胎殺子違禮逆天者今道士旣含氣修齋交接受道應護胎生子順禮合天此則伉儷久成陰陽本合而無產孕真是天胎宜簡令作民使其養子增加戶口添足兵丁豈

非益國利民者乎又言僧有十萬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則兵強農勸者夫論兵強者尋衆僧之類稟如來之教食唯米麩之素供唯芋蕒之質體瘠力羸心虛氣弱不折生草詎踐蛄蟲習忍修慈好生惡殺對敵多怯下手必疑徒勞行陣無益兵勢也如論道士人足數萬祭三事五受禁行符章奏必宰雞肫祭醮要求酒脯臠膾醕醪恣其醉飽體肥力壯心勇氣強安忍無親惡生好殺臨陣必勇下手不疑列以軍伍決強兵勢若校其力則道士強論其德衆僧勝去取之宜斷可知矣若言躬耕力作以爲農勸者此由局見

未是通途夫俗不可以一禮齊政不可以一道治士  
不可以一行取民不可以一業成故漢書貨殖部云  
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閒宴工相與  
議伎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稼  
穡於田野此四者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故得財成天  
地之宜用資國家之利今者衆僧亦各有業論其內  
以慈忍推心卽是士之仁義語其外權巧化物卽是  
工之伎能談其行以施報相酬卽是商之市井語其  
道以自他兼濟卽是農之力田此則克誠可以感鬼  
神唯德能以動天地運慈心以降澤布恩惠以潤時

故善政者驟雨隨車飛螟避境隴麥雙穗成禾九莖  
蓋由善政之功匪唯勲農之力者矣又言欲令衆僧  
拜謁帝王編於朝典者此之一見迷倒最深旣自落  
坑引他墜井欲令同陷其可得乎昔桓玄篡逆狂勃  
無道已有此論朝議不從云沙門釋子剃髮染衣許  
其方外之人不拘域中之禮故袈裟偏袒非朝宗之  
服鉢盂錫杖豈廊廟之器而玄悖逆固執不悛旣屈  
辱三尊飄蕩七廟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軍敗於東陵  
身喪於西浦覆車明鑒孰不誠哉我大唐皇帝命聖  
挺生應休明之期當會昌之運止塗息炭拔溺濟沈



弘聖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氣阜時昌  
至德玄功疇能殫紀加以內懷四信外奉三尊屈乘  
輦而歸依降冕旒而迴向故得八方稽顙萬國朝風  
豈責離俗之人今備在家之禮今道士披褐執板戴  
幘冠巾旣服臣吏之衣須行朝謁之禮昔天師貴士  
尚拜帝王今鬼卒賤夫須跪卿相宜令道士習其師  
法朝謁帝王參拜官長編於朝典不亦宜乎論言案  
漢魏已來時經九代其間道士左道亂朝妖言犯國  
者披閱圖史何世而無後漢獻帝張陵張魯詐說鬼  
語假作讖書云漢祚滅後黃衣得天下遂與鉅鹿張

角遠爲外應造黃巾披黃帔聚合徒衆誑誘愚民謀  
危社稷尋被誅滅故禮云左道亂羣者殺之今者道  
士不著李老參朝之服乃披張魯亂國之衣師弟相  
承賊行不改人數旣多共結賊黨或致窺覲寧不備  
預計數有五萬簡令作丁年稅貲租歲產男女則利  
國益民強兵農勸如槩愚見其如法者遵而奉之其  
違禁者廢而使之庶莠稗一除田苗鬱茂姦邪旣遣  
徒衆肅清豈不善歟

第二決破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爲有德之君  
者槩聞法身無象應物有方故假現全身置于多寶

之塔權分碎質流乎阿育之龕故能聚散隨緣存亡  
任物聖力權變不可思議但佛生天竺隨其土風葬  
必闍維收必起塔塔卽是廟廟者貌也祭祀承事如  
貌存焉今之國家宗廟社稷類皆然也但如來滅度  
一百年後有阿輸伽王鐵輪御世以威德使鬼神修  
相力興靈廟故八萬四千之塔不日而成千柱百梁  
之堂匪朝而就詎勞人力自是神功豈以凡夫之情  
而疑聖賢之事何異斗筲測大海尺寸量虛空其可  
得乎舍利東流吳王創感僧會稽請丹誠至而忽臨  
孫權驗試砧碓陷而彌固於是騰光上徹照灼斧戩

之間發彩傍通鬱映巖廊之下會時欣躍廣讚威靈  
爰及朝臣聞皆信伏卽爲建塔并置伽藍緣是江左  
大弘佛事豈若太上骨朽於關中別無舍利天師體  
葬於蛇腹詎有遺身靡所依憑便生妖詐聞佛有舍  
利八斛用表遺身遂畜小石二枚以代仙卵然仙卵  
本狂豕之陰玄壇乃老鬼之廟若言舍利胡骨理勝  
狂豕之陰佛圖胡冢寧同老鬼之廟豈可以高下相  
況等級寄言故今道士見舍利如眼梗詎肯歸依覩  
浮圖若心刺專謀破毀徒懷邪惡其可得乎歷代已  
來爲帝王者並夙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珍造塔撤寶

崇真皆欲伸其追遠之誠致其如在之敬故繕興九級備盡莊嚴式構百梁窮其壯麗致使貧人捧奠則梵宮立成長者緝繩天堂卽現因果之道斯理皎然闇識之徒弗能悟矣論言案仁王經世間帝王有其五種一粟散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闇浮提三銅輪王兼二天下四銀輪王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四天下此之五王論其位上下不同語其德勝劣有異推秦皇漢武闇浮提內唯王震旦五種王中粟散王也斯乃德劣而居勝殿位卑而處高臺不以恩惠感人專以鞭撻使物致神祇憤責民庶呼嗟故史官貶

之以爲無道又身沒之後盛造墳陵費損萬金勞役百姓於是骨肉消散靈影滅無年代寂寥威福何在我釋迦應世德位獨高道冠百靈神超萬億聖中極聖德過千聖之前王中法王位居百王之上豈伊秦皇漢武而校其優劣者哉佛則德高而居勝殿位極而處高臺唯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自有帝王喜捨靈神影助滅度之後爲興塔廟舍利不滅威靈尚存毀之立見惡徵破之眼看致禍故吳主孫皓奢淫苛虐不忌罪福言無報應掘得銅像令置廁前至四月八日小便像頭云今八日以灌爾頂須臾之間

卽患陰痛苦毒難堪太史占之云犯大神遍禱靈祇  
都無降異後聞說佛方乃驚惶自慨前過卽遣迎像  
香湯沐浴叩頭謝過應聲卽愈緣是生信戒懼終身  
又宋臣謝晦身臨荊州城內有五層寺寺有舍利塔  
晦性凶勃先無誠信云寺塔不宜在城令毀而出之  
於是自領軍士直至塔前衆皆戰慄莫敢舉手晦遂  
嚴鼓駟逼軍人撞擊龕門破斫尊像俄而雲霧闇地  
風塵漲天晦及軍人身蒙灰土以手拭之皮肉隨落  
遂成惡疾遍身癩瘡不久叛逆尋被誅滅此事並如  
宋宣驗記說略依記傳疏此事條示諸未悟曉其心  
之時全無館舍今之奢競請宜省之

目耳如槩愚見釋迦應世物共尊崇在昔之時已有  
寺塔今之造者請而存之李老棄世止尚虛無在世  
第三決破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安國治者槩聞  
在昔明王恭已南面智擬天地不自慮也辯雕萬物  
不自說也何則勞於求士逸於驅使之任役得其人  
天下自治故訪道宣室思政明堂揆務分司訟方授  
職八愷並列十亂當朝用能保乂國家克寧社稷於  
是弘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仁之教省刑而慎  
獄敷德澤遠至而邇安定成功制禮而作樂斯爲至

治可得而稱故書云治國以安民爲基安民以良吏爲本若得其人則國安非其人則民亂故知忠臣良吏可以治國安民者也然須崇善建福樹果修因敬事神明承奉靈廟豈可毀塔廢廟併寺逐僧靈祇爲徵禍福須慎而奕凶勃專肆狂言聖朝明鑒理無致惑論言竊見標樹爲社立甄石以稱君累土成壇束茅纂而爲飾至於急危求請微有威靈雨旱祈誠片致恩福況佛神儀疑爾靈相儼然而欲輕毀其可得也自漢明感夢寺興白馬之名孫權驗瑞塔始建初之號自斯厥後相係而興向若神道泯無帝王豈應

敬事威靈歆滅國主寧復遵承並以目驗身臨故使歸依迴向未若道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之日未有玄壇張陵謀漢之晨方興觀舍故後漢順帝中有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斂租稅米謀爲亂階時被蛇吞逆釁弗作至孫張魯禍亂方興起於漢中爲曹操誅滅自爾迄今羣孽相係依託治館

恒作妖邪故漢順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  
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布巾遠與張魯相應衆  
至十萬焚燒鄴城漢遣何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晉  
武帝咸寧二年爲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號天師  
徒附數千積有歲月爲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  
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號大道祭酒以邪術  
惑衆聚合徒黨向晨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殿中桓  
秘等覺知與戰尋並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  
袁於妖言惑衆行禁步崗官軍收掩尋被戮滅至隋  
開皇十年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

漢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牀至屋却坐其上云十  
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繞遂便姦匿如  
此經月計所姦女出數百人後事發覺因遂逃亡又  
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  
蜀王令興惡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  
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日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  
手呪而厭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  
問伏罪出市被刑今大唐革命妖惑尚興以去武德  
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邪去大  
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閒道術被送東京至梁漢

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假云子真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喉大語領納通傳入闇則噎氣小聲詐說禍福遂令正直檀越幾致迴向邪曲愚夫理宜尋信道士傳說達縣聞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闔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乘鞍馬競飾衣巾多料祭盤倍科醮物酒脯雜味任彼所須同至窟前再拜祈請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誑詐入闇密候見望咽聲質時

呵之望卽款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槩緬尋圖史博究古今記傳所聞眼目所見左道亂政世有其人略出五三以爲鑒誠願垂照覽宜簡除之如槩愚見若行李老清虛之道依而存之若習張陵雜穢之法糺而廢之此則蕩彼妖邪去其殘賤可謂止暴息亂豈非治國安民者乎

第四決破僧尼衣布省齋則蠶無橫死貧人不饑槩聞稟和合之氣成虛假之身外命所須藉衣食以資養內報所恃依形神以存立形神不可孤立藉衣食以資之衣食不可過費行廉恥以節之故遺教經云

比丘受食趣得支身又言著壞色衣以捨飾好斯爲明訓孰不遵行但如來制戒對根不同人有上下制有寬急上則制之以急使其頓修下則授之以寬令其漸進上制急者日唯一食食止菜蔬身止三衣衣唯糞掃下制寬者食許兩時味通酥乳衣開十長服許繒綿或有老病之僧身兼凍餒沈痾之士體困飢寒須給其衣裘資其藥石此則上根不假衆具自爾證真下輩要藉資緣方得悟道欲令一准其可得乎若節僧尼衣布省齋濟貧活繭者計僧尼一齋止餐一鉢一著唯衣數縑而言損田夫十口殺蠶十萬者

計道士一醮酒脯百盤一年命綾千疋應損千軍之食殺萬億之蠶而突知道士損多揚癡不計僧尼費少子細編論此全黨言君子弗聽如槩愚見宜斷道士醮祭及以命綾此則有益於國家不損於民物若縱而不禁損國害民聖上欽明寧不鑒照論言尋道士盟經先受十戒次八十戒後一百八十戒及三百大戒乃至坐起臥息三千威儀皆云秘要丕妄授人尋靈寶智慧上品十戒劊首卽言不色不欲心無放蕩又消魔智慧經言見人妻子願出愛獄道士稟承理應遵用而建首不行專事違犯何者戴巾執板似



廣弘明集卷之十一  
欲依經而畜婦養兒還成破戒此則公行色欲竟不知慙故違經戒寧應有愧何異雞雀對戶交欲而無羞狗豕當衢行姪而無恥多飲醎水忘失思微縱恣六情違犯十戒初之一戒既破不持後之三千理廢無用符錄科禁何所施行又依老子金丹之經真人內朝之律朔望之際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目二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既接精氣遂通此則夫婦禮成男女道合以斯修道道不可修以此出家寧可出顛倒迷惑何其甚哉又言佛是黠兒理豐智慧觀音戲伎實足權奇不同祭

酒亂朝癡無智慧天師蛇螫詎有神通夫免禁釋囚諸佛大慈拔苦除害觀音至行祈恩自施非詐誘而覓財報德出心豈迫情而取物若觀音慈悲拔獄卽是該囚天師行禁殺怨應爲斬士然佛觀善則勸聞惡則憐慈悲平等怨親無二老子亦言其善者吾亦善之其不善者吾亦善之不如天師事五將三神四司九府受呪咀之法行禁厭之符怨者令顛狂失心憎者使驚怖失命此真世俗之惡神人間之殺鬼也如槩愚見今時道士塗炭合氣禁呪章符此並非李老正言乃是張陵邪法妖惑誑詐損國害民請宜禁

斷息其邪僞也

第五決破斷僧尼踞貯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槩聞  
八大覺行以少欲標先五比丘名以乞士爲最故少  
欲省事無復經營之憂乞士任緣寧有藏積之累老  
子云多藏必亡又周禮云積而能散積而能散則行  
合檀那多藏必亡則言符聖旨尋老子行無爲之道  
專任清虛修寂靜之心弗營世務然今道士都不遵  
承故二錄大齋三元慶會招合愚黨誘誑迷徒設厨  
食以邀賓置酒鮭以待客遂使監齋分肉事等庖丁  
觀主典鮭還如屠士肉須乾腊雜血便吞酒使清醇

半糟卽齧饕餮難滿縱恣無厭加以多料紬綾以爲  
命綵廣科黍麥持作道租傍此興生積聚盈庫因斯  
番轉踞貯連倉溪壑之心寧知滿極至於高門仕族  
判不歸從下姓田夫偏來湊集非是崇其道法直爲  
貪其酒鮭猥雜繁多弗可殫述加以徒衆卑末人品  
凡庸故出家沙門多是貴勝在觀道士例是卑微故  
梁武帝登祚之後施身入寺供養衆僧隋帝之時秦  
孝王兒捨位出家修行佛法未曾聞一帝王施身入  
觀未曾見一王子出家事道自餘高門士族貴勝豪  
家或有夫婦相辭俱時離俗男女相勸同共出家目

見耳聞何待言說若言斷僧尼踞貯令軍民富足者夫論貧富皆是業緣貴賤並關運命愚智不可易慮妍醜弗可換身故經云果報好惡定之於業書云命相吉凶懸之於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與之而弗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恒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通貧而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專任冶鑄後遭事逃避餓死人家又寧稟離王侍婢有娠相者占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胤便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王謂不祥捐圈則猪嗟棄欄則馬乳而得不死卒爲夫餘之

王故知業緣命運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弗可與奪也論言案經所明業果不謬作善得福爲惡受殃斯理皎然如何致惑今若引經據理彌益其深迷且依書指事以開其淺識何者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共生于朝太史占曰野草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懼側身修善桑穀枯死殷道中興豈非爲善而有福也又帝辛之時有雀生鳥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殷國遂亡豈非爲惡之有殃也如奕所言將生時之實貨買死後之虛名意謂生時布施死後無報愚闇之甚矣可與言眼見春

時種殖空竭倉儲秋收冬藏充物府庫故施有來報  
感胎氎之與掌錢德必現酬致銜珠之與負鹿此並  
經籍明證何可致疑又言禮佛不得尊豪設齋不得  
富貴者尋國家太廟先皇之靈百神陪侍萬民恃賴  
至尊拜跪故得居大位而處尊名臣吏鞠躬荷寵靈  
而享富貴況佛法王威神高遠德過千聖道冠百靈  
禮拜祈誠理當富貴歸依懇至必致尊豪昔人一瓢  
以濟餒夫尚得扶輪相報今一齋以供大聖寧無福  
祿相酬科類而言理無致惑如槩所見踞貯有二一  
則是衆佛已先聽二則是私如來久制此開衆禁私

大聖明訓宜令道士習此成規禁私開衆漸學佛法  
故春秋云齊桓公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夫禮  
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大國用之小國習之今  
道習於佛類同此也

第六決破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  
槩聞中國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故有  
輪王迭出聖主繼興御七寶而王四天行十善而被  
萬國開平等之化和怨以睦親扇慈悲之風勝殘而  
去殺故得不威不怒物以之行不役不勞民以之治  
自大劫將邁淳風漸澆至德云衰正氣斯殄於是五

濁鼎沸三災競起十六大國各擅尊名八十聚落咸據封域競尋戈劔爭事廢興彼此貪殘更相屠害故釋迦愍斯塗炭哀其沈溺陳經教勸善以誘賢制戒律禁惡以懲罪皆令息妄歸真還源返本比乎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時淳書契未作民澆俗僞典籍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皇孔子唯生於下代制禮作樂導俗訓民致治興風匡時救弊皆欲令止澆息競返素還淳比於釋迦其揆一也若見言帝王未有佛法之前則大治年長有佛法之後則虐政祚短不得事佛像不得讀佛經者科類而言帝王未有周孔之

前則大治年長有周孔之後則虐政祚短亦不得祭周孔神行周孔教理豈然乎但無佛無法人不知遠惡以修善無禮無教世不識事君以養親以此而推禮教不可一日而虧佛法豈得暫時而廢也論言尋奕所引自後漢光武已前無佛法則祚久長年子必嗣父臣不篡君從漢明已後爲有佛法子弗嗣父臣多篡君驗奕此言知其庸闇雖引圖史弗究始終緬尋上代已來爲帝王者或一身而絕或累世而亡如帝摯少昊治政繁雜九黎作亂其嗣不肖一世卽亡帝摯亦無正嗣治不滿朞一身而滅自後唐堯虞舜

子皆不肖一身絕滅夏桀殷紂並皆暴虐爲臣所誅  
其間或爲臣而篡君如羿之與寒浞或爲弟而奪兄  
如仲壬之與雍已至乎周世子朝之逐敬王子廢父  
也暨乎秦室趙高之殺二世臣殺君也至前漢呂后  
亂朝王莽篡政此豈有佛法使之然也若言自漢明  
已後迄乎蕭齊皆爲崇佛法虐政祚短至於宇文旣  
破滅佛法應善政祚長而奕盡蕭齊則論至宇文不  
說非但誑惑民庶亦乃欺罔聖朝以此而論事合繩  
劾但宇文篡魏而立虐政無道君臣猜貳兄弟相誅  
陵蔑聖賢毀破佛法治唯五主二十四年推此一條

帝王無佛法則虐政祚短有佛法則善政祚長近代  
同知寧不信也但奕太史之官委任處重須慎機密  
無得妄言故古者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而奕不  
慮禍福專事妖邪或置後引初惑隱首露尾藏護道  
法謗毀佛僧唯事偏辭竟無正語聖朝明鑒寧不察  
哉如槩愚見帝王欲得祚久年長者必須興隆佛法  
樹善修功慈育羣民勝殘去殺明死生之分守止足  
之心納忠諫之言遠佞諂之說如此則三十之期自  
遠七百之祚悠長故淮南子曰夫天下有貴而非位  
勢有壽而非千歲適情知足則貴矣明死生之分則

壽矣

第七決破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肯行用  
槩聞仲尼逝而微言絕弟子喪而大義乖自爾詩書  
紛然淆亂至秦皇焚滅典籍散亡漢武聿興文藝還  
闡至於處大庭之館居玄宮之室習無爲之道行不  
言之教以謙挹爲德卑弱爲心專任清虛杜絕仁義  
務存嘉遁委棄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故漢  
書藝文志云道流者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古今之  
道有三十七家今之李老蓋一家耳至於建康莊之  
第築碣石之宮闡儒學之宗弘文藝之術興邦制治

導俗訓民禮樂緝修憲章攸序九流之內儒學之流  
也故漢書藝文志云儒流者蓋出於司徒之官辨陰  
陽明教化宗堯舜師仲尼有五十二家今儒學所傳  
也九流之中二化爲最百家之內兩學爲先用各有  
宜弗可廢也何者道法是虛無之唱而違俗不可以  
救弊儒術乃教化之談而順民可以導物考而言之  
非無優降尋李老專任無爲止求自度心無廣濟行  
闕兼他片同聲聞之自利也故清淨法行經云摩訶  
迦葉化爲老子迦葉旣是小心老子又無大志法行  
之言信而非謬也孔子以術藝訓人禮教齊俗少習

廣弘明集卷之三  
利他漸學兼濟片同菩薩之利他也故清淨法行經云儒童菩薩化作孔丘儒童既是大心孔丘復有兼濟法行之說理豈虛哉考乎李典爰及孔經教迹乃分理致終一若言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行奕意豈不云胡教來此漢人亦不得受科類而言升降懸矣尋佛是大聖化滿十方遠降威靈漢明親覩君臣欣感民庶歸心故遣使西行遠到天竺摩騰隨至傳化迄今周孔少聖德局一方不能遠降威靈使彼親感故西域之人無緣生信亦不遠此迎周孔之經爲此禮教不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論言

尋辛卯夜明魯史傳其化迹丙子星教漢冊記其威靈然後像教西移法流東漸自摩騰降漢創譯真言爰多入隋盛翻釋典藤皮貝葉遠傳天竺之文玉牒金牋近翻震旦之語爾來流演迄至于今從漢明已來時經一十五代譯人一百九十有六所出經律記論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千一百五十二卷此並梵音所演天竺所傳論其龍窟經厨十分而未盡鷲山法藏萬倍而何窮今之所翻蓋少多耳考其帝代尋其圖史典誥明據奚可致疑緬尋道家所注經籍昔無今有真少僞多如藝文志明於道流雖有三



十七家七百九十三篇唯七家八十二篇明李老清  
虛自守之道自餘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王  
治化古今之道故後漢書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  
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嶽十八觀諸山道士  
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攝摩騰竺法蘭等將佛經  
像來到洛陽傾國敬崇率土歸向信等內懷惡嫉求  
欲校量盡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  
當時對燒並皆焚燼善信等慚憤感激而死以此而  
推漢明之時道家經書只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  
卷雖有多軸非盡道經唯五百九卷是天尊道君所

說餘二百三十五卷乃黃老等諸子之書自爾已來  
過此數者並是道士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至宋朝  
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總  
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唯此爲正餘者並非而今道  
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目錄增加部表云  
有二千四十卷復過前數幾許浪言請問道士後出  
之經爲是天尊更說爲是老子前陳縱使說經應有  
處所爲是何帝何時何年何月如必有據容得流傳  
如其詐妄理合刊削又俗士所製取作道經此之流  
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楊雄所造洞玄經王褒所製

指歸經嚴君平造二皇經鮑靜所製開天經張洋所  
造化胡經王浮所製或取盤古之傳或取諸子之篇  
假認俗書以爲道教偷竊釋典持作老經前已略陳  
不能重述似貧人罄窘盜他寶爲家財飢者困窮噉  
芻芥爲美食如槩所見老子二篇正是道經依令行  
之自餘諸部皆是妄認事須正之庶知道與佛殊李  
將釋別則使鼠璞不濫雉鳳條分後學之徒豈應謬  
歟

第八決破統論佛法虛多實少道人假說槩聞真身  
絕待非形方質礙可求至理出情豈言談語論可得  
大矣哉蕩蕩乎大道之外妙矣哉超絕乎真一之表  
於是四句頓亡百非洞遣窮言極慮物莫能名者哉  
但妄識悠悠迷情蠢蠢縱四狂而弗惺耽五醉而長  
昏故大聖垂慈志存拯拔於是開五乘之迹通四辯  
之音非身現身身滿於法界無說示說說遍乎大千  
故有微塵化身分散而莫盡恒沙法藏流演而無窮  
故須彌圖經云寶應聲菩薩化爲伏羲吉祥菩薩化  
作女媧儒童應化作孔丘迦葉化爲李老妙德託身  
開士能儒誕孕國師又涅槃經云所有經書記論伎  
藝文章皆是佛法以此而推三皇五帝孔李周莊皆

是菩薩化身所收文字圖書詩章禮樂並是諸佛法  
藏所攝文理昭然豈爲虛妄而奕執言謬理覩化迷  
真專以形迹見譏名器相局將泥木以毀聖持鐫畫  
以難真然鐫畫代真寧是真佛泥木表聖非卽聖人  
故佛有覺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真非真而  
立像爲令因像以悟真非實以施名爲令因名以悟  
實無名無實悟者所以豁虛非像非真造人所以玄  
會妙哉斯言之至也深矣斯理之極也而奕闇於深  
理迷於業報弗矜身後唯計眼前若言欲求富貴唯  
須壯馬負鐵効力疆場不須造像修功以祈福力者

武周壯馬最多世充厚鉀不少効力征戰固守疆場  
常應富貴今者在若言欲得布絹豐饒穀米成熟  
但栽時桑麻積聚爛糞不須寫涅槃千部誦法華百  
遍以祈福力者建德廣占桑田薛舉大足馬糞長應  
積殖多納倉厨今復何在若言欲得糧貯充物耕穫  
弗愆但開渠引水灌畦注埠不須轉海龍王經十部  
以求雨潤者蕭銑據有荊州堤堰倍常沃潤應課收  
納保據封疆今復何在以此而推我大唐皇帝內則  
樹善憑福外則應天順民故得華戎率從羣兇授首  
倉庫克物封域廓清若非內外福饗豈能剋定艱難

者也若言欲求忠臣孝子佐世治民唯讀孝經一卷  
孝子二篇不須廣讀佛經者尋此經但明世間忠孝  
未及出世忠孝何者夫處俗躬耕奉親以竭力出家  
修道遵法以興慈竭力者答現前之小恩興慈者報  
將來之大德雖暫乖敬養似若慢親終能濟拔方爲  
至孝斯則利沾三世豈唯旦夕之勞恩潤百生寧責  
晨昏之養校其在生勝劣明矣若言老子二篇足明  
忠臣孝子佐世治民者尋老子絕慮守真亡懷厭俗  
捐親弗顧棄主如遺豈論奉孝守忠治民佐世也故  
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有何

患乎此全厭身棄世弗可佐世也又言貴身有天下  
者可以暫託不可久也河上公注云人君貴身而賤  
人欲爲天下主則可暫寄不可久居此令捨俗遺榮  
不可以治民也尋傅奕負恃凶頑輕弄脣吻辭繁理  
寡語少罵多縱瞋毒以中人逞惡言以迷俗於是梟  
音醜氣稍滿村閭鶴響毒聲漸喧行路遂令無識邪  
黨唱快相傳達見士流傷歎憐愍愍而偏護道法憎惡  
佛僧物類相感人畜同爾有類蚩尤之犬吠於軒轅  
盜跖之徒惡於夫子弗可怪也但奕覩佛法尊高衆  
僧貴勝坐必居上行要在先帝王盛宗朝臣頂戴寺

廣弘明集卷之十一  
塔宏壯齋供充盈民庶爭歸士女奔湊至於玄壇之內事等荒村治觀之中還同廢社時因祭醮託酒肉以招人或賴吉凶假送餉以來物故微沾識解弗受欺誣少有信心豈從迎請愧斯寂寞恒有嫉心致使虛構浮辭強相挫辱罵詈極其醜氣呪詛窮其惡言誹謗弗忌殃尤譏毀寧計罪福縱令眼前焚蕩不稱其心手下屠刑寧馱其快書云民惡其上獸惡其網斯之謂歟昔崔皓說魏太武令破滅佛法殺害僧尼自於家內禮事尊像太武察得忿其矯誑即便誅戮曝屍都市敕令行人咸糞其口太武還興佛法敬事

如初又周武帝狂悖無道毀滅佛法焚燒經像破壞塔寺罷廢衆僧遂身生癩瘡惡疾而死斯並近代殊驗靈崇著明聖上文思久已玄鑒奕之罪業方墜泥黎永劫沈淪深可憐愍槩矜其邪謬曉以正言儻或返迷去道何遠望諸同志咸識此心龍朔三年七月十九日長安令清河公李義節於西明寺索破邪論往光明寺經坊所立抄演訖以其月二十一日進了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唐釋道宣撰

辨正論

并序

釋法琳

有黃巾李仲卿學謝管窺智慙信度矜白鳥之翼望  
駭嵩華負燭火之光爭輝日月乃作十異九迷貶量  
至聖余慨其無識念彼何辜聊為十喻曉之九箴誠  
之用指諸掌庶明達君子詳茲而改正焉

十喻篇上

外一異曰太上老君託神玄妙玉女剖左腋而生釋  
迦牟尼寄胎摩耶夫人開右脇而生內一喻曰老君

迎常託牧女而左出世尊順化因聖母而右生開土  
曰案盧景裕戴詵肅處玄等集解五千文及梁元帝  
周弘政等考義類云太上有四謂三皇及堯舜是也  
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臨萬民之上故云太上也郭  
莊云時之所賢者爲君材不稱世者爲臣老子非帝  
非皇不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輒稱太上耶檢道家  
玄妙及中台朱韜玉札等經并出塞記云老是理母  
所生不云有玄妙玉女旣非正說尤假謬談也仙人  
玉籙云仙人無妻玉女無夫雖受女形畢竟不產若  
有茲瑞誠曰可嘉何爲史記無文周書不載求虛責

實信矯妄者之言乎禮云退官無位者左遷論語云  
左衽者非禮也若以左勝右者道士行道何不左旋  
而還右轉耶國之詔書皆云如右竝順天之常也  
外二異曰老君垂訓開不生不滅之長生釋迦設教  
示不滅不生之永滅內二喻曰李聃稟質有生有滅  
畏患生之生反招白首釋迦垂象示滅示生歸寂滅  
之滅乃耀金軀開士曰老子云有大患莫若有身使  
吾無身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矣老子旣患有  
身欲求無惱未免頭白與世不殊若言長生何因早  
死

外三異曰老君應生出茲東夏釋迦降迹挺彼西戎  
內三喻曰重耳誕形居東周之苦縣能仁降迹出中  
夏之神州開士曰智度論云千千重數故曰三千二  
過復千故曰大千迦維羅衛居其中也婁炭經曰葱  
河以東名爲震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故得名也諸  
佛出世皆在中州不生邊邑邊邑若生地爲之傾案  
法苑傳高僧傳永初記等云宋何承天與智嚴法師  
共爭邊中法師云中天竺地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豎  
晷無影漢國影臺至期立表猶餘陰在依算經天上  
一寸地下千里何乃悟焉中邊始定約事爲論中天

竺國則地之中心方別巨海五萬餘里若准此土東  
約海濱便可震旦本自居東迦維未肯爲西其理驗  
矣

外四異曰老君文王之日爲隆周之宗師釋迦莊王  
之時爲屬賓之教主內四喻曰伯陽職處小臣忝充  
藏吏不在文王之日亦非隆周之師牟尼位居太子  
身證特尊當昭王之盛年爲閻浮之教主開士曰前  
漢書云孔子爲上上流是聖老子爲中上流是賢何  
晏王弼云老未及聖二教論云柱史在朝本非諧贊  
出周入秦爲尹言道無聞諸侯不見天子若爲周師



史無明證不符正說其可得乎案史記王儉百家譜云李者高陽之後始祖咎繇爲舜理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起於聃也自聃之前未有李姓唯氏理焉以樹下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文侯蓋春秋之末六國時人也文王之世既無李姓何得有聃出爲周師年代參差無的依據抱朴云出文王世嵇康皇甫謐竝生殷末者蓋指道之僞文非國典所載外五異曰老君降迹周王之代三隱三顯五百餘年釋迦應生梵國之時一滅一生壽唯八十內五喻曰李氏三隱三顯既無的據可依假令五百許年猶慙

龜鶴之壽法王一滅一生示現微塵之容八十年間開誘恒沙之衆開士曰檢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沒之文唯臧兢諸操等考義例云爲孔說仁義禮樂之本爲一時赧王之世千室以疾病致感老君受百八十戒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爲二時至漢安帝時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于時自稱周之柱史爲太上所遣爲三時也夫應形設教必藉有緣觀化度人皆資徒衆豈可五百年間全無弟子三出三隱不見門人稟學親承杳然河漢烏有之說委巷空傳在周劣駕小車鬢垂絲髮來漢卽能簫鼓雲萃雨從于寶

搜神未聞其說齊諧異記不載斯靈撫臆論心詭妄尤甚

外六異曰老君降世始自周文之日訖乎孔丘之時釋迦下生肇於淨飯之家當我莊王之世內六喻曰老聃生桓王丁卯之歲終景王壬午之年雖訖孔丘之時不出姬昌之世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是為淨飯之胤本出莊王之前開士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史記具顯為文王師則無典證出於周末其事可尋若在周初史文不載又檢周禮官儀文武成康之世並無柱史藏史之名當是正品闕條周末小吏耳

外七異曰老君初生周代晚適流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釋迦生於西國終彼提河弟子搥曾羣胡大叫內七喻曰老子生於賴鄉葬於槐里詳乎秦佚之弔責在遁天之形瞿曇出彼王宮隱茲鶴樹傳乎漢明之世秘在蘭臺之書開士曰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怪問非夫子之徒歟秦佚曰向吾入見少者哭之如哭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遁者隱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也言始以老子為免縛隱形

之仙今則非也嗟其諂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也

外八異曰老君蹈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參漏日角月懸此中國聖人之相釋迦鼻如金鋌眼類井星精若青蓮頭生螺髮此西域佛陀之相內八喻曰李老美眉方口蓋是長者之徵蹈五把十未爲聖人之相婆伽聚日融金之色旣彰希有之徵萬字千輻之奇誠標聖人之相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云老聃黃色廣額長耳大目疎齒厚脣手把十字之文脚踏二五之畫止是人間之異相非聖者之奇姿也傳記並云

老子鼻隆薄頭尖口高齒疎眼眇耳擗髮蒼黧色厚脣長耳其狀如此豈比佛耶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七尺照諸幽冥頂有肉髮其髮紺青耳覆垂埤目視開明師子頰車七合網盈口四十齒方白齊平舌能掩面蓮華葉形手內外握掌文皆成其語雷震八種音聲曾上萬字足輪千縈色融紫磨相好難名具三十二八十種禎放一光而地獄休息演一法使苦痛安寧備列衆經不煩委指

外九異曰老君設教敬讓威儀自依中夏釋迦制法恭肅儀容還遵外國內九喻曰老是俗人官居末品

履引日集卷之十三  
衣冠拜伏自奉朝章佛爲聖主道與俗乖服貌威儀  
豈同凡制開士曰昔丹陽余玠與撰明真論以駁道  
士出其僞妄詳彼論焉言巾褐之服正是古日儒墨  
之所服也在昔五帝鹿巾許由皮冠並俗者之服耳  
褐身長三丈六尺有三百六十寸言法一歲三十六  
旬或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陰陽  
兩判巾之兩角又法二儀余氏又云若周秦二世卽  
以夏之十月爲年至於分度盈縮曆運折除復焉得  
三百六十數耶考堯舜周孔不爲此服尋黃帝之遇  
皇人九真之靈又降帝嚳至夏禹開塗鍾二山之藏

窮此等服曾無據焉案周有赤雀之徵曰感丹書之  
瑞旣符火德世服朱衣老是周人兼陪末吏冠屨拜  
伏自奉恒儀卽曰治頭本名鬼卒黃巾赤籙不効伯  
陽祝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非俗祖習誰風

外十異曰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爲德本釋迦之法以  
捨親戚爲行先內十喻曰老訓狂勃殺二親爲行先  
釋教仁慈濟四生爲德本開士曰汝化胡經言喜欲  
從聃聃曰若有至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母妻子七  
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自斬父母七人將頭  
到聃前便成七猪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已不傷和

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致於天女禽獸。猶有母子而知親，況聃喜行道於天下，斬其父母，何名孝乎？戮其妻子，豈謂慈乎？

### 十喻篇下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胎，乍開脇腋而出世，雖復無關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異一也。右從生，左右異。內喻曰：左衽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為中華所尚。故春秋云：冢卿無命，介卿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藺相如功大，位在廉頗右，頗恥之。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右韓，而左魏。

蓋云不便也。禮云：左道亂羣，殺之，豈非右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之相父，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椹子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嵇康云：李耳從涓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生既無正出，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轉，且符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禎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乎。

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算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徵白首而効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珠並曜爾道之

劣一也

右從生有勝劣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以欣滅者物之所以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稟學是知騰神駕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右教一

生滅異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生靈於懸疣齊泯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且

綿綿常住古皇則不死不終繩繩無名老氏則復歸無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無物豈長生之化耶抑復明其淺深至如保弱守雌之文虚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量嗟智水之無涯語大則局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蓋其志也豈與夫大覺開無窮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隙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與氤氳共和神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也猶嵩華與培塿殊峻溟渤將坎井異深爾道之劣二也

右立教有淺深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唯長善陽又通主義主裁成陰論肅殺

二氣為教則陰不及陽五德為言則仁深義淺此方  
位之殊三也右方位東西異○箴曰乾為陽為父位  
在西北坤為陰為母卜之西南北方盛

陰之鄉便為中男之位南方盛陽之地翻成中女之  
居男女既無定方陰陽不均恒準所以木賊士故以

巳為甲妻金剋木故以乙為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  
北震能出帝復在東方至如禮席若南北鋪之即以

西方為上言順乾尊也東西列之即以南  
方為上言逐陽盛優劣自見此之謂歟內喻曰夫

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離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

所以子午以東為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以

西為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

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在西未應卑子男女

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所以

子午以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準無惑大方苟局

判於所生所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羌大禹所出以

仁汎之德頓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

納漢非湫隘之陋居浮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前折  
邪次

歎正夫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道卓爾

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譬眾星

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屈矯抗

之心六異十仙伸伏膺之禮何止挫徐甲於庸夫導

尹喜於關吏稟學於牙齒之際高士傳曰常松子因  
張其口老子曰將非

謂齒剛而亡舌柔收名於藏吏之間乎爾道之劣三

也

右德位  
有高卑

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墳邊正道垂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不許僭號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為子豈可獯鬻之小匠足我天王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右適化  
華夷異內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隱以無名為務周衰出關二篇之教乃作然周書典謨無老氏所製案二教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為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職唯藏吏位非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前折邪  
次歎正釋迦降神羅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唯遍覺演慧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

靈澤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崇崖峻壁之典龍居象負之文蓋溢於茲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能紀其纖芥鄒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涓滴豈夫章詮八十字列五千而已哉恨子未窺牆仞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傷日月故多念其不知耳爾道之劣四也右化  
緣有

廣  
狹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寰中與虛空而等量神超象外隨變化而無窮所以壽命固不同凡隱顯居然異俗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滅不能再生箴曰老子  
既云長生八十何期危脆此壽天之異五也今日在何  
郡縣乎  
右稟生  
天壽異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年蓋太陽之數  
壽一百六十年處胎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稱  
珍怪太史公以爲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皆老子也  
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  
書近爲難信唯秦佚弔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神不  
死是以玄牝故好事者遂假託焉神仙傳云鬱華子  
錄回子傅豫子大成子赤精子武成子尹壽子真行  
子錫射子及邑先生等並是老身者止見碎書不出  
神仙正經未可據用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  
士何時暫乏豈獨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

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使之無限淺見道士欲以老  
子爲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爲詭說耳誠哉斯言  
可爲鑒矣夫妙樂資三德乃成法身爲五分所立是  
以生滅頓遣圓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妙攸  
在故得形超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文  
系之所未詮疑爾圓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實  
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永五雲九轉悲繩  
鳥之暫留飛雪玄霜比遊駒以難固信終炤無大椿  
之久蜉蝣罕龜鶴之年爾道之劣五也右壽夭  
有延促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陳其說或言劫劫出世競事無

先或代代出生爭陳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鄉黨為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異六也

右從生前後異

內喻曰釋

誕隆周之初老生姬季之末論年二百餘祀語世一

十餘王紫氣青牛弗在昭莊之世神光白象非關桓

景之年然而洞霧昏天濁流翳地文仲逆祀孔子非

其不智子禽毀聖賜也譏其失言言點難磨駟不及

舌誠不虛也

前折愚後歎聖

夫俯迹應凡託質於危脆蹈機

化物同壽於百年故果局因脩信相由茲起惑齡促

化廣慈氏以故發疑巨嶽非衡石所量譬壽久而猶

邈玄虛非丈尺所辨方劫遠而無窮豈如蛇穴求仙

翻其天世蜺纓得藥未且延齡蓋騰鷄共鴈翼偶高

馳駑與驥足爭遠爾道之劣六也

右化迹有先後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迹之時故當殊

世所以西沒流沙途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

測始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於舍衛告殞命於雙

林燒樞焚屍還同梵法氣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

之異七也

右遷神返寂異

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示人

有始終之義豈非生滅耶即莊生所云老聃死秦佚

弔之是也而生依賴鄉死就槐里始終莫測何其瞽

哉前折邪後歎正夫大慈化圓德滿緣謝機亡仁舟溺於兩

河慧日沈於雙樹其六天八國之位法儔聖眾之倫

且電合而風馳既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

殊方紺髮紅爪顯神功於絕代是知莫來莫往弘濟

之德美焉非顯非昧聲華之風盛矣豈同鼎湖亡返

嶠山之冢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隴空樹自皇覽云黃帝冢在嶠

山老子冢扶風爾道之劣七也右遷謝有顯晦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或八彩雙瞳河目海

口龍顏鶴步反宇奇毫至如卷髮綠睛夷人之本狀

高鼻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足我聖人用為奇相若

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女翻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

也右賢聖相好異內喻曰聖人相質無常隨方顯妙是以蛇

軀龍首之聖道穆於上皇雙瞳四乳之君德昭於中

古周公反握猶騏驥之一毛禹耳齊肩乃崑山之片

玉前釋疑後歎正夫法身等於如如無方理絕稱謂化體由

乎應物妙質可涉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輝果脣花

目之麗卍字千輻之相日輪月彩之殊非色妙色之

容離相具相之體薄拘有而不具輪王具而不明薩遮

經云非色生性勝諸相百福勝八十種妙勝莊嚴佛日身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四生眾生並成輪王更增百倍始就如來一毛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好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眉間白毫

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無見仙人觀而自悲嗟衰

頂相復加百倍始成鬢髻功德

葉之且暮梵志見而興感歎靈華之罕逢何止蹈五

把十以標奇蒙俱斷也楷楷豈陽文與酸蔑比麗孟娜與龐廉競妍爾道之劣

八也右相好  
有少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拜伏揖讓玄巾黃褐持笏曳

履法象表明蓋華夏之古制箴曰道士元來本著儒服不異俗人至周武世

始有橫帔二十四縫以應陰陽二釋訓袈裟左衽偏

袒右肩全幅橫縵之裙半片祇支之服禿髮露頂狗

踞狐蹲非預人倫寔戎狄之風也豈用茲形制疋我

威儀此容服之異九也右中表  
威儀異內喻曰玉珮金貂莫

施於樵野荷衣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

陳染衣異朝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順機而軌物據

於德者或矯時而訓世是以翦髮文身仲尼稱太伯

之善反常合道詩人美棠棣之華況將反性澄神隔

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未之有也故使衣像福田器

繩難量絲桐弗惑於耳朱紫無眩於目輕肥罔狎其

體勢競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

污榮位不能動何必鷖冠雀弁反拘自縛磕齒噓氣

而稱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彌遠挈船待劒何其鄙夫

爾道之劣九也

右威儀有同異

外論曰老君作範唯孝唯忠救世度人極慈極愛是

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萬古無差所以治

國治家常然楷式釋教棄義棄親不仁不孝闍王殺

父翻說無愆調達射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為長

惡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右設規內逆順異

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禮生忠信之薄瑣仁譏於死婦

大孝存乎不匱然對凶歌笑垂中夏之容臨喪扣盆

非華俗之訓

原壤母死騎棺而歌孔子助祭弗譏子桑死子貢弔四子相視而笑莊子妻死

扣盆而歌

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也教之以

忠敬天下之為人君也化周萬國乃明辟之至仁形

于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經言識體輪迴六趣無非

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辨怨親又言無明覆慧眼來

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為父子怨數為知識知

識數為怨是以沙門捨俗趣真均庶類於天屬遺榮

即道等含氣於已親

行普正之心等普親之意

且道尚清虛爾重

恩愛法貴平等爾簡怨親豈非惑也勢競遺親文史

明事齊桓楚穆此其流焉欲以訾聖豈不謬哉爾道

之劣十也

右法門有漸頓

### 九箴篇

外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辭貴在中理歌者非尚於清響貴資合節佛經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無遺漏未聞天王詣彼葱嶺豈於中華之帝無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霑法座光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仰度能仁不容私簡箴曰汝無見佛業有誦聖愆何得怨神唯須自咎也求心責實事舛言乖詭妄皎然足稱虛偽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能知其迷一也內箴曰夫淳曦麗天矇眵莫鑒其色震霆駭地聾夫弗聆其響

者蓋機感之絕也作暴兇跖孔智無以遏其心結憤

野夫賜辯莫能蠲其忿亦情性之舛也莊子云孔子見盜跖盜跖

反責孔子孔子懼逡巡而退劉子云孔子馬侵野人之苗野人怒止其馬孔子使子貢悅解焉野人逾忿乃遣馬圍者辭故道合則萬里懸應勢乖則肝膽楚

越況無始結曠惱愛與滄海校深有為業廣塵勞將

巨嶽爭峻羣情不能頓至故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

備修故策之以限分猶天地三化始合於自然老云

地地法天齊魯再變乃臻於至道密雲導於時雨堅

天法道冰創於履霜皆漸積之謂也故二皇統化須彌四域

菩薩為伏犧古居淳風之初三聖立言空寂所問經

祥菩薩為女媧云迦葉為老

子儒童為孔子與已淳之末玄虛沖一之旨黃老盛

光淨為顏回其談詩書禮樂之文周孔隆其教明謙守質乃登聖

之階梯三畏五常為人天之由漸蓋冥符於佛理非

正辨之極談猶訪道於瘖聾麾方而莫窮遠邇問津

於兔馬知濟而不測淺深因斯而談殷周之世非釋

教所宜行也猶炎威赫耀童子不能正目而視迅雷

奮擊懦夫不能張耳而聽是以河池涌泛昭王懼於

誕神雲霓變色穆后欣其亡聖

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江

河泉池悉皆泛漲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豈能

暴風卒起樹木摧折天陰雲黑有白虹之怪越葱河而稟化踰雪嶺而効誠淨名云是盲者過非

日月咎適欲窮其鑿竅之辯恐傷吾子混沌之情非

爾所知其盲一也

右周世無機外論曰夫銅山崩洛鐘應葭灰缺月暈虧未見虎嘯

而風不生龍騰而雲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最尊一

念運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傾財產競造塔廟不恪

珠璣爭陳堂宇或範土刻檀寫獯胡之狀鎔金織素

代夷狄之容妙盡丹青巧窮剗劂一拜一禮冀望感

通自胡法南漸已來六百餘載未聞一人言能見佛

豈胡人頂禮卽值如來漢國虔恭不逢調御若化不

到此卽是無靈誑惑人間空談威力而世不能知其

迷二也內箴曰左徹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句踐思賢  
 鎔金而模范蠡丁蘭允孝剗削以代親顏在資仁彩  
 璧而圖聖故使憂喜形乎容色精誠通乎夢寐亦其  
 至矣豈如忉利不還優填以茲鏤木堅林晦影阿輪  
 於是鑄金託妙相於丹青寄靈儀於銑釜或覩真避  
 坐寫貌迴軀感應傳云楊州長干寺有育王像人欲  
 模寫寺僧恐損金色不許造像主乃至  
 心發願若精誠有感乞像轉身西向於是鎖神應不  
 閉高閣明旦開視像身宛已西向遂許圖之  
 窮由來尚矣自像流東被正化南移夕夢金人河浮  
 玉馬神光導於湘水瑞彩發於檀谿感應傳云廬陵  
 發蒙寺育王像  
記云像身出廬陵三曲瑞光燄出相州昭潭並放光  
 明照曜崖岸武昌檀溪寺瑞像身出檀谿光映水之

長沙標聚日之姿廬嶽顯融金之質其事廣焉略而  
 言矣如于寶搜神臨川宣驗及徵應冥祥幽明錄感  
 應傳等自漢明已下訖于齊梁王公守牧清信士女  
 及比丘比丘尼等冥感至聖目覩神光者凡二百餘  
 人至如見迹萬山浮輝滬瀆清臺之下覩滿月之容  
 雍門之外觀相輪之影南平獲應於瑞像文宣感夢  
 於聖牙蕭后一鑄而剗成宋皇四模而不就其例甚  
 衆不可具陳豈以爾之無目而斥彼之有靈哉然德  
 無不備者謂之為涅槃道無不通者名之為菩提智  
 無不周者稱之為佛陀以此漢語譯彼梵言則彼此



之佛昭然可信也何以明之夫佛陀者漢言大覺也  
菩提者漢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爲也而吾子終  
日踐菩提之地不知大道卽菩提之異號也稟形大  
覺之境未閒大覺卽佛陀之譯名也故莊周云且有  
大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郭注覺者聖人也言患在  
懷者皆未悟丘與爾皆夢也注云夫子與子游未能  
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君子曰孔丘之談茲亦盡  
矣涅槃寂照不可識識不可智知則言語斷而心行  
滅故忘言也法身乃三點四德之所成蕭然無累故  
稱解脫此其神解而患息也夫子雖聖遙以推功於

佛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錄云佛經流於中夏一百五  
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然而周之與老並見佛經  
所說言教往往可驗故孔子有言曰夫易者無爲也  
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  
與於此余今提耳語子當捨其積迷而何其晚悟也  
支提之製其流蓋遠夫且封且樹比干以忠勁顯墳  
勿翦勿伐展季以清貞禁壟四民懷於十善緬邈輪  
王之恩三界尊於六通昭旌羅漢之德正法念經四  
種人得樹偷  
婆漢言冢謂輪王  
羅漢辟支如來也況智周十力德滿四弘妙辯契於  
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明窮於勿照乃賜燭於無幽

故有香炭金瓶全身遍乎八國光螺鮮貝散體周於  
 十方乍五色凝輝旋空彰於漢世八彩分耀神應顯  
 於吳宮爾其百鏡靈龕千華妙塔掌承雲露鐸韻高  
 風紫柱紅梁遙浮空界翔鷗跂鳳遠接靈方盡壯麗  
 之容窮輪奐之美豈夫高山仰止不忘景行崇表峻  
 闕標樹鴻猷而已哉無以欄梵之辯譏滄海之廣陬  
 揄枋之智測崑閬之高卑乎而汝莫知其盲二也

造像塔

右建

外論曰夫禮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見  
 臣民失禮其國可存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曇制

法必令衣同胡服卽是人中之師口誦夷言便爲世  
 間之貴致使無賴之徒因斯勃逆箕踞父兄之上自  
 號桑門傲慢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著于

家無禮無恭復形于國

箴曰禮云子冠父親醮之母親拜之所爲處高可亦無禮

無孝也

斯則門門出梟獍之子人人養豺狼之兒撫臆

論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詎隔唯德是輔豈分  
 胡漢豈可戴巾修善偏無勝福禿頂行檀獨能感果  
 仁惠豈可俟髡頭守真無勞毀形貌而世不能知其  
 迷三也內箴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爲宗素王陳訓  
 以名教爲本名教存乎治成因果期乎道立立道旣

捨愛居首成治亦忠孝宜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而  
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外威儀進趣非法  
不動容服應器非道不行故泥染乃萬質同歸緇衣  
爲衆彩壞色簡易遵於解脫條隔象於福田偏服示  
有執勞禮云執者祖也缺袂便於運役論語云藜藿表長短右袂言便於執作聖  
制有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衆聖也摧棄聲  
色遵梵行也剃除鬚髮去華競也俯容肅質不忘敬  
也分衛掃衣支身命也言無隱曲離邪佞也和聲怡  
氣入無諍也吐納安詳慎詞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  
也清虛恬淡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

敬愍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真取究竟  
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  
心不染真謂捨家而形不變俗戴圓冠無玄象之鑿  
履方屨闕地理之明著南鄭反漢之巾把公旗誅家  
之笏飾道昱禍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  
莫廢庸隸之役無恥狎世則忠孝之禮虧求仙則高  
尚之道缺猶蒼蠅招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蓋  
妖惑之儔矣爾不自見其盲三也右威儀器服○正法念經云譬如蝙蝠人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祭酒蓋然畜妻子謂有慈愛勤耕稼謂不毀髮膚王役課調則謂出家亦猶蝙蝠之出入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仰觀俯察利安羣品是以味草木合五穀之精植桑柘充八蠶之績故垂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爲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爲之少食今釋迦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闕轉練之方業廢機紕之婦是知持孟震錫糊口誰憑左袵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寒總至未聞利益已見困窮世不能知其迷四也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飢是以桀溺矜耕孔子譬諸禽獸樊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無位

而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獲賜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吾請言之釋教驗於因果該三世之洪源仙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賢愚壽夭信于指掌貧富貴賤昭於目前報應則形影無差業緣亦聲響不異此其指也未見服丹不死餌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寄語後世人道士慎莫作言虛棄功夫浪歿年壽也汝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地又談織紕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應道士專耕女冠勤織何爲莫充糊口恒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卽墮負處竊見

樓觀黃巾脫鹿皮而藉地玄都鬼卒捨橫帔而耦耕  
既無絕粒之人頗慙客作之倦自春自磨餒在其中  
勞形怵心何道之有尋漢安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  
陵分別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  
道其道真決在於丹田丹田玉門也唯以禁秘爲急  
不許泄於道路道路溺孔也呼爲師友父母臭根之  
名又云女兒未嫁者十四已上有決明之道故注五  
千文云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屎  
也兩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出溺溺出精也玄之又  
玄者謂鼻與口也陵美此術子孫三世相繼行之汝

法如是穢亂生民若勸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不恭  
世出豺狼之種無禮無義家生梟獍之兒明矣夫辯  
奇貨者採驪珠不忌九洄之深求華璞者追藍琰無  
憚三襲之險貴其寶也慕至道者窺其戶牖輕勢利  
於鴻毛入其隩隅忽榮位於脫屣重其真也故能使  
倦夫不愛其力貧客不恪其財蓋希冥益非其迷也  
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福始詐於秦邦文  
成五利紹僞於漢國敘控鶴弗目陵雲之實言餐霞  
莫覩療飢之信致有猱援蜃蛤之論

曹植辨道論云  
仙人者黨猱援

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夫雉入海化爲蛤燕入  
海化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

自投神化體變乃更爲魚鱉豈復識翱翔林薄巢垣  
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爲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  
貴於變化耶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實瓠者以非器也廢石

田者以難藝也賤左道者以虛僞也蓋檢實則積其  
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  
常事耳豈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爾

盲四也

右棄耕  
分衛

外論曰夫國以民爲本本固則邦寧是以賜及育子  
之門恩流孕婦之室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  
毀躬不令絕嗣故得國家富彊天下昌盛未聞人民  
凋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卽不妻不娶名爲奉法唯事

早逝號得涅槃旣闕長生之方又無不死之術斯一  
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福不知形命已殘競  
慕家安豈覺宗禋久滅可謂畏死而服苟吻懼溺而  
赴長河且天皇地皇之世無佛而祚延後趙後魏已  
來有僧而運促正由真僞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  
其迷五也內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情棄  
欲登聖之遐本故云道高者尚德弘者賞以道傳神  
以德授聖神聖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  
此謂無後非云棄欲爲無後也子不聞乎昔何尚之  
言釋氏之化無所不可諒入道之教源誠濟俗之稱

首夫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故知五戒十善為正治之本矣又五戒修而惡趣滅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則正化

隆惡趣衰而災害殄

正法念經云人不持戒諸天減少阿修羅盛善龍無力惡龍有力惡龍有力則降霜雹非時暴風疾雨五穀不登疾病競起人民飢饉互相殘害若人持戒多諸天增足威光修羅減少惡龍無力善龍有力善龍有力風雨順時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穀稔豐登人民安樂兵戎戢息疾疫不行猶屏新去草益重而難彰絕餘息煨績微而易顯且彊骨弱氣李叟之至談實髓愛精仙家之奧旨今反謂姪欲為妙訓妻子為化源宗老而毀其言毀仙而棄其術且愛犬馬者貴其識恩嫉梟獍者惡

其反噬爾則警夜代勞功劣於犬馬逆鱗反舌覺深於梟獍雄虺九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也且運祚修短雖曰天命興替延促抑亦人符故堯舜禹湯咸享嘉壽桀紂幽厲無終永年姬發履道而齡長羸政刑淫而祚短

陳思論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太公並享百年之壽七聖三賢並行道修政治天下不足損神賢宰一國不足勞思是以各盡其天年桀放鳴條紂死牧野犬戎殺幽厲王不終周祚八百秦滅於暮誥在目非曰虛談豈無佛而二世此時本無佛僧祚延有僧而運局談何容易惜哉吾子自貽伊戚長足歎矣昏若夜遊爾盲五也

右教為治本外論曰夫孝為德本人倫所先莫大之宗固惟恃怙

黃弘明集卷之十三

昊天之恩德豈曰能酬故生盡溫清之恭終備墳陵之禮今佛垂訓必令棄爾骸骨指茲草野多出財賄營

我塔廟還使愚夫惑亂廢茲典禮考妣棺柩曾無封

樹之心

箴曰觀夫上皇之世不行殯葬之禮始於聖周  
周  
安之事故有滕緘椁槨瓦掩虞棺皆起

於中古也暨周文之日以骸骨暴露於野因收而藏之始行葬禮故云葬者藏也欲人之所不見是以夫子病篤門人欲厚葬之孔子聞曰吾其欺天乎當選不毛之地不封不樹唯棘唯欒言俯同末世行於葬禮蓋未能免俗也

戎狄屍靈翻盡雕莊之妙且神不享非其族物不祀非其先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其此謂矣且

水葬火葬風俗不同埋死露屍鄉邦本異捨已徇他

用為求福豈知土壤斯異各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

六也內箴曰導啞聾者必俯仰而指撝啓愚滯者亦

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孝敬孝敬資於生成故云

非父母不生非聖人不立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

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情顯故顏回死顏路請

子之車孔子云回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

其義也且愛敬之禮異容不出於二理賢愚之性殊

品無越於三階故生則孝養無違死則葬祭以禮此

禮制之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此性分

之殊也比夫釋教其義存焉至如灑血焚軀之流寶

塔仁祠之禮亦敬始慎終之謂也暨於輪王八萬釋



主三千

阿育王經云王殺八萬四千宮人夜聞宮中有哭聲王悔為起八萬四千塔今此震且亦

有在者釋提恒因

天上造三千偷婆竭溟海而求珠淨康衢而徙石蓋

勞力也總羣生為已任等含氣於天屬栖遑有漏之壤負荷無賴之儔蓋勞心也迴軒實相之域凝神寂照之場指泥洹而長歸乘法身而遐覽斯不匱之道也暨乃母氏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卽世執寶牀而送終

智度論云淨飯王終佛自執繩牀一脚至

閣維處示於後世一切衆生報生養之恩孝

敬表儀茲亦備矣教棄骸骨從何而至哉且經勸屍陀普施飛走意存宿債冀免將來不若莊周非末代厚葬失禮之本而云螻蟻何親禽獸何疎生既以身

為逆旅死當以天地為棺槨還依上古不許埋藏嫌物輕生重死之弊也求仙道者或負笈從師擔簦遠嶽披蘿緝蕙烏曳熊經金竈窄成玉華難覲凝髓化骨空致斯談載蜺憑螭未覩其實或捐骸地腓喪骨天台生闕蒸養之恩死無冥益之利例心危於庶物邪網挂於羣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罔聖之業攀危據朽諒足寒心傲然不懼何愚之甚爾盲六也

右忠孝無違

外論曰夫華夷語韻不同然佛經稱釋迦牟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曰能儒能儒之名位卑周孔胡

沒其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號所言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無也耨多羅上也三藐三正  
遍知也菩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莊之  
教胡法無以爲異故不翻譯又菩薩摩訶薩者漢言  
大善心衆生此名下劣非爲上士掩其鄙稱亦莫有  
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朦覆世俗惑亂物心然厭  
舊尚新流蕩之常弊惡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邯  
鄲有匍匐之賓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知其迷七  
也內箴曰夫名無得一物蓋謂實賓豈以順世假談  
格玄聖之優劣夫荀家以首召質仲氏將山製名山

高於丘仲仁未如夫子首總於耳荀德不逮老聃能  
儒之名何容遂卑周孔然釋迦之號義含多種遍能  
貫於萬德不可以仁偏訓通仁絕於四句安得將能  
定翻述者事不得已強復存其舊號耳又言道家舊  
有正遍知道與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後僞竊此  
名覈實尋源豈得斯號夫上法高勝道義清通正實  
翻邪真由反僞今符書呪咀不可謂正薰蕕混雜不

可謂真

道士畏鬼章符云左佩太極章右帶昆吾鐵指日卽停輝擬鬼千里血董仲造黃神越章

殺鬼又造赤章法亦殺人

守雌羨下非名爲上

老云莫若守雌又云道性近水

口膠目安得稱道

莊子云膠離朱之目鉗楊墨之口

猶春鳥轉弄或

似於歌鳥無能歌之實秋蟲蠹木或近於字蟲闕解  
 字之真名實斯濫蓋此之謂也又疑菩薩不翻茲謬  
 益甚書云上聖達於鴻螟皆有蟲稱經言多足二足  
 如來最尊然覬螫通於含靈衆生豈越凡聖大心之  
 稱非爲下劣子雖洗垢求疵無損南威之麗捧心敷  
 疾未變西施之妍當更爲爾陳其指掌釋迦是佛顯  
 名菩提是法尊稱菩薩爲僧導首三寶勝號譯人存  
 其本名非如朱門玉柱之譏陽父陰母之謔黃書云開命門  
抱真人嬰迴龍虎戴三五七九天羅地網開朱號馬  
門進玉柱陽思陰母曰如玉陰思陽父手摩足  
 屎爲靈薪呼口唾爲玉液呼叩齒爲天鼓咽唾爲醴

泉

馬屎爲靈薪老鼠爲玉璞出上清經也

事鄙而怯彰辭穢而難顯猶

靈鳳以容德希覩鼠以醜懼潛形雖隱質事同媼

妍異矣冥焉不知爾盲七也

右三寶無翻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梵則禿髮露頂處

漢則端委搢紳此華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

苟今去茲冠冕卑服披緇棄我華風遠同梵俗則不

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周何謂隨方現形而爲設

教苟若不能則佛自是天竺之梵神非中華之大聖

豈有禿髮之訓施於正國若漢學梵形剪髮便名事

佛則應梵習漢法著巾亦爲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

俗不同嗟乎士民用為修善可謂貴隣室之弊瘡賤  
自家之黼黻世不能知其迷入也內箴曰夫至道應  
運無方聖賢乘機引物子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  
國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文身武靈順世而焚服雖  
復筌蹄異用而魚兔之功齊矣況變俗緘心毀形結  
志去簪纓以會道棄鬚髮以修真聖制不徒其有致  
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於五善聖教綿遠終使  
鼠璞濫名劉子云周人謂死鼠為玉璞玄化幽微遂令雞鳳混質  
文心云楚人以山雞為鳳故九十五種騰翥於西戎三十六部淆  
亂於東國至如優婁佉子之論衛世師主之經涅槃云衛

世師論也

吉頭夷羅之仙

火仙外道名吉波頭水仙外道名夷叔羅

末伽闍夜

之道

若提子斷見外道也

或託水火而要聖憑日月而敷神執

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為無報滯識將冥山等闇邪心  
與昧谷同昏如斯之流西土之邪論也其次鬼笑虛  
談安歌浩唱吞刀吐火駭仲卿之庸心漱雨噓風驚  
劉安之淺慮或身佩中黃之籙口誦靈飛之符蹈金  
闕而遊神憑玉京而洗累若此之例東區之異學也  
並皆邪網覆心倒鍼刺眼深持惑壑高築疑城各抱  
一隅迷淪於三界爭守二見沈晦於九流識體輪迴  
無明翳其住本心用浮動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

預觀隨機授藥誕質西土正教東流疾重則親降醫  
 王患輕則寄方遙授偏禪以翦梟獍重將而戮鯨鯢  
 此亦釋門和扁之術法王孫吳之勢也聖無二制容  
 服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綠膺絳穎集須  
 彌而共色冲和子曰璇璣文者皆是求神仙不死之  
 道其次則養我今日身命駐彩延華儻至三五百年  
 以此為真耳長生久視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  
 法不復以此為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  
 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心學佛道佛道  
 鑿練精神日明日益甚有名理定慧之法孱然可修

何勞勤苦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家僧法耶學又不  
 專蓋是圖龍畫虎之儔耳何不去鹿巾釋黃褐剃鬚  
 髮染袈裟而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及行道義理  
 則約數論而後通

言採佛家經論改作道書如黃庭  
元陽靈寶上清等經及三皇之典

並改換法華及無  
量壽等經而作

修心則依坐禪而望感

言改坐禪  
之名為思

神之

上清尤高而未踰上界之域太清仙法又棄置

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家而稱為道士也其得意  
 者當師佛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冲和子之法  
 冲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法為業但逢眾僧莫  
 不禮拜巖穴之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

夕懺悔恒讀佛經案璇璣抄文冲和所制以非當世  
道士不敬佛者故陶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去朔耳  
聞音聲茲晨眼受文字或由頂禮歲積故致真應來  
儀正爾整拂藤蒲採汲華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  
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法師事佛敬僧曾無異說爾  
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罪招極法牟子論云堯  
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而子  
不能悟其盲八也右異方同制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昊六爻之後文  
字乃興自爾已來漸弘載籍前賢往聖皆著典墳揖

讓干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右史記事記詞直筆直  
言無矯無妄魏書外國傳皇甫謐高士傳竝曰桑門

浮圖經老子所作

箴曰浮圖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

也沙律年老髮白常教人為浮圖人有災禍及無子者勸行浮圖齋戒令捨財贖愆臨猊王久無太子其妃莫耶因祀浮圖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為浮圖焉前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王令太子口授於景所以浮圖經教前漢早行六十二年之後明帝方感瑞夢也考秦景傳經不云老說案晉世道士王浮改西域傳為明威化胡經乃稱老子流沙教胡王為浮圖變身作佛方有佛興蓋誣罔之極也但罽賓去此萬里已還秦漢至今商人蕃使相繼不絕莫傳老子在彼化胡說浮圖經及身作佛未之聞也縱使老為浮圖始是報恩供養舍利方顯聖德何名誕哉  
袁宏後漢紀云老子入胡分身  
作佛道家經誥其說甚多檢袁宏漢紀本無老子作佛之文即日朝廷博識者

多豈可塞耳偷鈴指鹿為馬何愚之甚也明威化胡等經並云胡王不信

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髡自剪謝愆謝罪

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為說權教隨機戒約皆令頭陀

乞食以制兇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割毀

形貌示為剝削之身禁約妻房絕其勃逆之種箴曰汝以

禁約妻房而為罪者玄都會聖仍為燕爾之坊至德清虛便是同牢之觀也既學長生汝恒對婦親慕李

氏皆須養兒但李耳李宗人人取婦張陵張魯世世畜妻故有男官女官之兩名係師嗣師之別號魏晉

已來館中生子陳梁之日園內養兒喚婦女為朱門呼丈夫為玉柱姪欲猥濁出自道家外假清虛內專

濁世可恥之甚矣所以謂重病加於毒藥宜令刳腹洗腸深

罪約以嚴刑必須誅宗滅嗣但此土君子夙稟道真

檢漢官儀云景帝已來於國學內立道館以教學徒不許人聞別立館舍考梁陳齊魏之前唯以瓠盧盛

經本無天尊形像案任子道論及杜氏幽求云道無形質蓋陰陽之精也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

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王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活無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

像假號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憑衣食宋陸修靜亦為此形無勞禿頂本遵

至訓詎假髡頭可謂身無愆疵而樂著杻械家無喪

禍而念居縲經昏戇之甚良可悲痛昔漢明感夢此

法始來還令梵人立廟漢土不許遵行魏承漢軌還

依舊貫右勒之日念其胡風與僧澄道人矯足毛羽

避役之流競為翦剃世不能知其迷九也內箴曰大

厦為衆材所成羣生非一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

沙而不窮八萬法門傾河海而莫測故有此聖彼聖  
 殊方類於比肩前佛後佛異世同於繼踵像正差降  
 淨穢區分懲惡勸善其流一也且周孔世訓尚無改  
 於百王鄒孟劇談猶垂美於千載豈容周姬一代而  
 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成道成佛即是餘人無踐聖  
 之理羣萌絕登道之期又先譏十異後讚一同首軸  
 之間毀譽矛盾卷舒之際向背參商掩目盜襲信有  
 斯諺夫真偽相形猶禾莠之相類善耘者存禾而去  
 莠求道者亦依真而捨偽沙門之勝宗其流久矣至  
 如漢帝降禮於摩騰如法本傳吳王屈節於康會吳錄云吳主問

僧會佛法何以異俗答曰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  
 惡於隱鬼得而誅之易云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  
 雖儒俗之格言亦佛法之漸訓也曇始延魏君之席魏錄云拓跋燾  
用崔浩之說遂  
 滅佛法悉毀像燒經驅僧還俗始以正旦杖錫法衣  
 立於城門門者白燾燾命斬之三刀而不傷刑者白  
 燾燾乃試置天師圈側虎鳴吼欲筮燾乃知佛化清  
 高黃老所不及延始上席謝之道林登晉主之牀秦世道安榮參共  
 輦趙邦澄上寵懋錦衣符書云符主出遊命安師共  
輦坐高僧傳云石虎號登為  
 大和上以錦繡每上殿敕王公等扶舉之皆道降極尊德迴萬乘良有  
 以也黃老之術由來不競者費才以掬勝殞躬崔浩  
 以邪誣喪體魏書云崔浩寇謙之勸拓跋燾滅正  
教燾後身發惡疾乃誅崔寇二人姜  
 斌以集詐徒質王浮以造偽殃身皆驗之於耳目非



取與之虛談其崇敬也如此其疵譴也如彼夫顏閔  
遇於孔門標德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居浮詐之先  
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真偽也且賢佞相濫佞  
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顯猶蚩牀與麤蕪類  
質達方者辯其容苟吻與素華齊根曉藥者分其性  
是以公旦黜而還輔孔門虛而復盈有自來矣自漢  
明掬試邪見折鋒慧日凝輝法雲舒蔭姜潘捨家入  
道呂焦棄偽從真曹馬傳燈而不窮秦魏涌泉而無  
竭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  
非道非俗諺號門人善詛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

則解髮繫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  
也若失符籙則倒銜手板逆風掃地楊枝百束自斫

自負盜奏章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漚

出道士孫責  
氏法義

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譴銜伏比畜生之類然釋門  
鍾磬集衆警時漢魏已來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  
善神蓋佛教之所明非黃領之先構亦効他勝範竊  
我聖蹤耳故顏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爲  
虛放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仙  
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勸汝曹學之佛家三世之事  
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原夫四塵五陰剖析

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  
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  
及故著歸心篇以誡子弟爾不能知其盲九也

右老身非

佛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毀之論閱開士  
辯正之談詳而議之發憤興歎欲使邪正異轍真偽  
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後進者永無疑焉通人  
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起乎天地歷三古  
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神亦無大道之像案  
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

積滯成地人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結形然後生  
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也根本是  
氣無別道神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無上真書等云  
無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  
上七寶玄臺金牀玉几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  
十二天三界之外案神仙五嶽圖云大道天尊治大  
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  
志之里災所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  
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嶽圖云都者覩也太  
上大道道中之道神明君最守靜居太玄之都諸天

內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晏玉京以樂道君  
推此謬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  
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無分  
段之形離色心境何得更更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虛  
妄之甚轉復難矜但道家偽說無迹可觀習俗生常  
爲日已久衆邪競敘至有不同如欲正名理須詳悉  
今略出緣起隨而判之案周禮自堯已前未有郡縣  
舜巡五嶽始見州名尚書禹貢方陳州號春秋之時  
縣大郡小以郡屬縣漢高已來以縣屬郡典誥所明  
九州禹跡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觸事

無爲何因戶屬鄉居與凡不異既有州縣卽有官民  
州牧郡守姓何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並是管學  
道士無識黃巾不悉古今未窺經史人間置立州縣  
亦言天上與世符同保僞爲真良可羞恥其根脉本  
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通人曰莊周云察其始而  
無生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恍  
惚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  
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歿故曰有有無相生也  
萬物一也何謂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  
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君子曰陽氣黃精經云流丹

九轉結氣成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玄  
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降精精化爲神  
精神凝結上於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神合凝  
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爲九丹上化下凝以成於人  
不云別有道神能宰萬物使之生也通人曰古來名  
儒及河上公解五千文視之不見名曰夷夷者精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者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微者  
氣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氣體眇莽所以  
迎之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云隨之不見其後此則  
敘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上清經云吾生眇莽之中

其幽幽冥冥幽冥之中生乎空同空同之內生於太  
元太元變化三氣明焉一氣青一氣白一氣黃故云  
一生二二生三案生神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  
爲一是至人法體精是精靈神是變化氣是氣象如  
陸簡寂臧矜顧歡孟智周等老子義云合此三乘以  
成聖體又云自然爲通相之體三氣爲別相之體檢  
道所宗以氣爲本考三氣之內有色有心旣爲色心  
所成未免生歿之患何得稱常君子曰原道所先以  
氣爲體何以明之案養生服氣經云道者氣也保氣  
則得道得道則長存神者精也保精則神明神明則

長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去則骨枯骨  
枯則死矣故莊周云吹歛呼吸吐故納新彭祖修之  
以得壽考校此而言能養和氣以致長生謂得道也  
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出道本自然則  
道有所待既因他有卽是無常故老子云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之言天地王道立不相  
違故稱法也自然無稱窮極之詞道是智慧靈和之  
號用智不及無智有形不及無形道是有義不及自  
然之無義也君子曰易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  
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而畫八卦黃帝受命使大撓

造甲子容成次曆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  
卦云陽數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二陽一則天  
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二柔一則地亦有三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三合  
九陰陽相包以成萬物不聞別有道神處太玄都坐  
高蓋天上羅三清下包三界居七英之房出九宮之  
上行神布氣造作萬物豈非惑亂陷墜人間耶校功  
則業殊比跡則事異沙門旌德而靡違道士言行而  
多過立不利之遐迹逮不朽之玄猷洋洋乎弗可尚  
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坳塘小水疋馮夷大波者哉非

所類矣

廣弘明集卷之十三

四十一

廣弘明集卷之十三

